抱朴子/外篇/卷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抱朴子曰：余以朋友之交，不宜浮雜。面而不心，揚雄攸譏。故雖位顯名美，門齊年敵，而趨舍異規，業尚乖互者，未嘗結焉。或有矜其先達，步高視遠，或遺忽陵遲之舊好，或簡棄後門之類味，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，其不遭知己，零淪丘園者，雖才深智遠，操清節高者，不可也；其進趨偶合，位顯官通者，雖面墻庸瑣，必及也。如此之徒，雖能令壤蟲雲飛，斥鷃戾天，手捉刀尺，口為禍福，得之則排冰吐華，失之則當春雕悴，余代其口止叔口止脊，恥與共世。

窮之與達，不能求也。然而輕薄之人，無分之子，曾無疾非俄然之節，星言宵征，守其門廷，翕然諂笑，卑辭悅色，提壺執贄，時行索媚；勤苦積久，猶見嫌拒，乃行因托長者以構合之。其見受也，則踴悅過於幽系之遇赦；其不合也，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己也。通塞有命，道貴正直，否泰付之自然，津途何足多咨。嗟乎細人，豈不鄙哉！人情不同，一何遠邪？每為慨然，助彼羞之。

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，而棄其余魚。余感俗士(或脫「無」)不汲汲於攀及至也。瞻彼雲雲，馳騁風塵者，不懋建德業，務本求己，而偏徇高交，以結朋黨，謂人理莫比之要，當世莫此之急也。以嶽峙獨立者，為澀吝疏拙；以奴顏婢睞者，為曉解當世。風成俗習，莫不逐末，流遁遂往，可慨者也。

或有德薄位高，器盈誌溢，聞財利則驚掉，見奇士則坐睡。襤縷杖策，被褐負笈者，雖文艷相雄，學優融玄，同之埃芥，不加接引。若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，乘肥衣輕，懷金挾玉者，雖筆不集劄，菽麥不分辯，為之倒屣，吐食握發。

余徒恨不在其位，有斧無柯，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，投畀於有北。彼雖赫奕，刀尺決乎(有脫文)勢力足以移山拔海，吹呼能令泥象登雲，造其門庭，我則未暇也。而多有下意怡顏，匍匐膝進，求交於若人，以圖其益。悲夫！生民用心之不鈞，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！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，本後顧而不見者，今皆追瞻而不及，豈不有以乎！然性苟不堪，各從所好，以此存亡，予不能易也。

或又難曰：「時移世變，古今別務，行立乎己，名成乎人。金玉經於不測者，托於輕舟也；靈烏萃於玄霄者，扶搖之力也；芳蘭之芬烈者，清風之功也；屈士起於丘園者，知己之助也。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，所厚必沙汰其心性，子然只口止寺，失棄名輩，結讎一世，招怨流俗，豈合和光以籠物，同法之高義乎？若比智而交，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；若鈞才而遊，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。」

抱朴子曰：「吾聞詳交者不失人，而泛結者多後悔。故曩哲先擇而後交，不先交而後擇也。子之所論，出人之計也；吾之所守，退士之誌也。子雲玉浮鳥高，皆有所因，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。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，不飛之鵬，不颺之蘭，無黨之士，亦(何？)損於夜光之質，垂天之大，含芳之卉，不朽之蘭乎？且夫名多其實，位過其才，處之者猶鮮免於禍辱，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哉！

「由茲論之，則交彼而遇者，雖得達不足貴；茞之而誤者，譬如蔭朽樹之被笮也。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蹶，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！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，其於庸人也，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，雖以千計，猶蚤虱之積乎衣，而贅疣之攢乎體也。失之雖以萬數，猶飛塵之去嵩岱，鄧林之墮朽條耳。豈以有之為益，無之覺損乎？

「且夫朋友也者，必取乎直諒多聞，拾遺斥謬，生無請言，死無托辭，終始一契，寒暑不渝者。然而此人良未易得，而或默語殊途，或憎愛異心，或盛合衰離，或見利忘信。其處今也，璧猶禽魚之結侶，冰炭之同器，欲其久合，安可得哉！夫父子天性，好惡宜鈞，而子政子駿，平論異隔；南山伯奇，辯訟有無。面別心殊，其來尚矣。總而混之，不亦難哉！

「世俗之人，交不論誌，逐名趨勢，熱來冷去；見過不改，視迷不救；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，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；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，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。凡如是，則有不如無也。

「天下不為盡不中交也，率於為益者寡而生累者眾。知人之明，上聖所難。而欲力厲近才，短於鑒物者，務廣其交，又欲使悉得，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，歷危苦而相負荷者，吾未見其可多得也。雖搜琬琰於培螻之上，索鸞鳳乎鷦鷯之巢，未為難也。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，丹穴之中，為無此物哉！亦直言其稀已矣。

「夫操尚不同，猶金沈羽浮也。誌好之乖次，猶火升而水降也。苟不可同，雖造化之靈，大塊之匠，不可使同也，何可強乎！余所稟訥馬矣，加之以天挺篤懶，諸戲弄之事，彈棋博弈，皆所惡見；及飛輕走迅，遊獵傲覽，鹹所不為，殊不喜嘲褻。凡此數者，皆時世所好，莫不耽之，而余悉闕焉，故親交所以尤遼也。加以挾直，好吐忠藎，藥石所集，甘心者鮮。又欲勉之以學問，諫之以馳競，止其樗蒲，節其沈湎，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。

「毀方瓦合，違情偶俗，人之愛力，甚所不堪，而欲好日新，安可得哉！知其如此而不辯改之，可不謂之暗於當世，拙於用大乎？夫交而不卒，合而又離，則兩受不弘之名，俱失克終之美。夫厚則親愛生焉，薄則嫌隙結焉，自然之理也，可不詳擇乎！為可臨觴者拊背，執手須臾，欲多其數而必其全，吾所懼也。」

或曰：「然則都可以無交乎？」
抱朴子答曰：「何其然哉！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，忌傷者何必棄父斤？交之為道，其來尚矣。天地不交則不泰，上下不交即乖誌。夫不泰則二氣隔並矣，誌乖則天下無國矣。然始之甚易，終之竟難。患乎所結非其人，敗於爭小以忘大也。《易》美多蘭，《詩》詠百朋，雖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切思三益，大聖所嘉，門人所以增親，惡言所以不至；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，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，交之力也。

「單弦不能發《韶》《夏》之和音，子色不能成堯龍之瑋燁，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，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。玄圃極天，蓋由眾石之積。南溟浩瀁，實須群流之赴。明鏡舉則傾冠見矣，羲和照則曲影覺矣，檃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，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。

達者知其然也，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，所降結則必料乎同誌。其處也則講道進德，其出也則齊心比翼。否則鈞魚釣之業，泰則協經世之務。安則有以精義，危則有以相恤。恥令譚肯專面地之篤，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。夫然，故交道可貴也。

「然實未易知，勢利生去就，積毀壞刎頸之契，漸漬釋膠漆之堅。於是有忘素情之惆嘆，或睚眥而不思，遂令元伯巨卿之好，獨著於昔；張耳陳余之變，屢構於今。推往尋來，良可嘆也。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，麟虞不與豺狼連群，清源不與濁潦混流，仁明不與兇暗同處。何者？漸染積而移直道，暴迫則生害也。」

或人曰：「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？」
抱朴子答曰：「君子交絕猶無惡言，豈肯向所異辭乎？殺身猶以許友，豈名位之足競乎？

善交狎而不慢，和而不同，見彼有失，則正色而諫之；告我以過，則速改而憚。不以忤彼心而不言，不以逆我耳而不納，不以巧辯飾其非，不以華辭文其失，不形同而神乖，不若情而口合，不面從而背憎，不疾人之勝己，護其短而引其長，隱其失而宣其得，外無計數之諍，內遺心競之累。夫然後《鹿鳴》之好全，而《伐木》之刺息。若乃輕合而不重離，易厚而不難薄，始如形影，終為參辰，至歡變為篤恨，接援化成讎敵，不詳之悔，亦無以(原有脫文)。

往者漢季陵遲，皇轡不振，在公之義替，紛競之俗成。以違時為清高，以救世為辱身。尊卑禮壞，大倫遂亂。在位之人，不務盡節，委本趨末，背實尋聲。王事廢者其譽美，奸過積者其功多。莫不飛輪兼策，星言假寐，冒寒觸暑，以走權門，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，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。或爭所欲，還相屠滅。

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，力不能正，不忍見之，爾乃發憤著論，杜門絕交，斯誠感激有為而然。蓋矯枉而過正，非經常之永訓也。徒當遠非類之黨，慎諂黷之源。何必裸袒以詭彼己，斷粒以刺玉食哉！夫交之為非，重諫而不止，遂至大亂。故禮義之所棄，可以絕矣。